周恩来以酒劝酒

许世友这位传奇式的将领,把喝酒作为看人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的重要标志之一。特别是“滴酒罚一碗”的酒规,在他身后立一名卫兵,不但监视谁要滑,而且具体执行罚酒任务,一些吃过苦头的将军免不了说出去,向总理告诉诉苦。

许世友性烈如火,对于这样的同志,单纯批评不解决问题,劝说效果也不大,说轻说重也不好把握。但是,总理心里有数,这种有着特殊经历的大义深重的人,一旦心服,他会说到做到。

当许世友到北京后,周恩来向这位嗜酒的司令员发起了“进攻”。

“许司令哪,晚上没事我请你喝酒。”周恩来亲切邀请。

“没事,我没事。”许世友受宠若惊,搓着两只大手不知该怎样回报总理,终于冒出一句,“下次我想给总理打只豹子!”

晚上,许世友满心激动地如约赴宴,总理已迎在小餐厅门口,拉住他的手说:“许司令,今天我们是小范围宴请,尽可随便。”

人席一看,只有周总理和他,再无第三人。

周恩来朝服务员吩咐:“上茅台。”他望着许世友问:“听说南京有四大喝,哪几个呀?”

“王平、江渭清、聂凤智和我。”

“我听说你是排第一的,你们四个到底谁酒量大些?”

许世友憨然一笑:“算我大吧。”

“南京你行,在山东你不行吧?”

“怎么不行?”许世友这一生,怕人激,怕人说不行,谦虚话一句也没有了:“我打遍山东无敌手。”

“打仗我信,喝酒我不信。武松十八碗酒,山东人豪饮。”

“总理你别不信,”许世友急了,“喝酒我从来没遇过对手。”

周恩来连连做手势,把“一激一跳”的许世友稳住,平静地说:“我们两个人喝,看看许司令能不能比我多喝,你要是喝不过我,那就是吹牛。”

“我要是喝不过总理,我,我……”许世友真被激起来了,脑袋晃动着朝前倾,像要在桌上寻找什么,终于找来一句话:“我给总理磕三个响头!”

“这不行,我不会磕头。”

许世友好像已经赢定了,煞然一

笑:“我哪敢叫总理磕头呀,我只要总理说一句话:许世友喝酒无敌手,一点不吹牛。”

“好,看你吹牛不吹牛。”周恩来亲自给许世友斟酒。

“不要斟酒,”许世友拿起酒瓶,豪气十足,先声夺人,“这瓶是我的了,总理你自便。”

周恩来注视许世友,微微一笑,让服务员再拿一瓶。

许世友立起身,像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总理,我敬你,立地三杯。”

他连干三杯,倾刻空杯,坐下来,显出毫不在意的样子。

周恩来一直平稳安静,好像早忘了赌酒的事,一边吃花生米,一边慢慢慢饮,仔细品尝着酒香,并且不忘聊天。时而问向部队情况,时而很动感情地回忆往事。

许世友却时刻不忘赌酒的事,这事对他关系重大,并且总是要在周恩来望着他的时候用大幅度动作来完成。

许世友将空酒杯空杯放桌上,很文明地轻轻放。虽然脸全红了,却尽力不喘大气,轻松地望着周恩来。

“哦,我落后了。”周恩来拿起自己的酒瓶,朝杯里倒酒。这时,许世友忽然吃惊地睁大了眼,流出的酒只剩小半杯,又被周恩来不慌不忙津津有味地一吸而尽。

他不是见鬼了?许世友一脸狐疑。他轰轰烈烈喝干一瓶,周恩来不显山不露水,吃着聊着也喝干一瓶。许世友像面对大海,突然感到深浅莫测,信心动摇了。

“许司令,用你们练武人的话,咱们点到为止,好不好?”周恩来才是真正的面不改色心不跳。

“不行,总理,喝一半怎么算好?”

瞬间,许世友的酒劲涌上来了,豪兴大发地朝服务员嚷嚷,“去,再拿两瓶茅台。”

服务员朝周恩来望。周恩来略一沉吟,大概是估量一下酒量,点点头说:“那好,再拿两瓶。”

“许司令,你拿一瓶。”周恩来慢条斯理嚼花生米。许世友脸上曾经闪过一丝狐疑躲不过他。

许世友自己开瓶,嗅一嗅,狐疑尽消,多几分尴尬。

两个小时,许世友终于干掉第二瓶。他不再喊酒,只是摇晃着身子

看周恩来不说什么,将酒瓶朝酒杯垂直起来——那瓶子早空了。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周恩来声音像往常一样柔和、礼貌,“看样子许司令还能喝。”

许世友笑笑,笑得艰难,笑得僵硬,好像脸上的肌肉麻木了。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又竭力掀上去,又耷拉下来又勉强掀上去,目光茫然。

服务员第三次上来两瓶茅台,抿着嘴忍笑不住,看看周恩来又看看许世友。

这次是周恩来动手开瓶。

“许司令,你要哪瓶?”他柔和地问。

没有回答。许世友点点头,大概想说“随便。”但他那粗壮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仰靠着椅子往下滑,往下溜。他想坐起来,可心有余力不足,不挣扎还好,一挣扎滑落更快,一下子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来似乎胜了,那种酒意便一下子涌上来,用豪迈兴奋的动作哗哗地斟满一杯酒。直到酒溢出杯沿,才停下来,举起杯,身体也随着站立起来,说:“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说着,一口干掉杯中酒。

这些话都是许世友以往劝酒的常用语,今天被周恩来一一搬出。

“总理,我,我许世友,服了。今后,我听总理的。”

“那么我告诉你,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同志朋友间高兴了,一起喝点酒,本来是好事嘛,你强人所难不是伤和气吗?”

“我,我听总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要自己能喝就认定别人也能喝。不比当年了,人过五十岁,身体素质下降,再那么乱喝要闹出事呢。你也一样,以后喝酒不许超过六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超过半斤。”

后来,周恩来对许世友的孩子们也交代过,让他们监督劝诫父亲,喝酒不要超过六杯。许世友基本做到了。偶尔逢了热闹场合,多喝几杯也不忘解释:“总理叫我自己喝不要超过六杯,今天是大伙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但是,他文明而有所节制了,很少再喝醉,也不再强人所难,搞什么监酒罚酒。

摘自《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古代四大美女的政治胭脂

谁是中国古代最美的女人?约定俗成的答案是: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赫赫有名的四大美女。可是,上下五千年,漫漫历史长河,难道美人如此稀缺?当然不是。那么在姹紫嫣红的女人大观园里,为何被推到顶尖地位的就这四位呢?是她们真就绝对美貌无瑕、艳压群芳?答案是否定的。

西施身处一个风云际会的历史时代,群雄纷争,各家都在绞尽脑汁玩转政治以立于不败之地,天生丽质的美女自然也成为权谋桌上的筹码,而她,也当仁不让地肩负起拯救自己国家于水深火热的重担。这在当时,不被讴歌还能怎样?特别是这个故事的结局又像戏剧一样具有传奇效果和功名成就的圆满。自然,作为政治“间谍”的美人,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以文授义的儒家知识分子当然要以极心智者来美化她了。

王昭君比起西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身为宫女的她能以大局为上,忍辱负重,请缨出塞,背井离乡去一个遥远而未知的地方,以一个柔弱女子的双肩去承载两个民族的和平大业,而且的确又神奇地达到

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妙效果。想想,其实王昭君不过是千千万万民女中选秀而来的宫女,天资美丽自不在话下,但诗家之所谓“仪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稍加分析就知道此誉有拔高之嫌。后人而言之她气质、韵味无可比拟,大抵还是因为她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特殊角色和立下不朽功劳。

貂蝉因为长相美貌而被几个政客把握周旋,凭她自己的出色表演与周旋,机智巧妙地完成了主人交给的政治使命,功德不浅,自被夸赞。但是,《三国演义》本身是一部小说,为了增加故事的精彩和可读性,作者尽可以把那个女子写得无比的美艳。再者,中国文学本身就喜欢英雄与美人的搭台唱戏,而且读者也很需要这种口味。于是,那故事中的女主角不美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效果,能行吗?

杨贵妃与前几个相比,对政治上的正面影响何止为零,简直就是负数了。既然是这样一个为人不齿的“祸国殃民”的女人,为什么还要被绘成“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这般美貌极致?想想,唐明皇曾经是何等英明的君

主,如果没有一个魅力无穷的女人,这个英雄这个明君又怎么会鬼迷心窍,让大好江山在一转眼间倾倒?如果杨贵妃不是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高峰阶段上的唐朝的一代明君迷得神魂颠倒并且从此葬送了大唐的鼎盛,恐怕她生得再美,四大美人的座号上也就不会有她了,最多不过跟赛奴一般,为人不齿。

别说不同时代的美女如恒河之沙无人能数,就是同时代的女子,也未必就找不出一个比四大美女更美貌的。虽说那种认为西施有文心绞痛、王昭君脚板大、貂蝉是吊肩膀、杨贵妃有狐臭的说法纯属酸葡萄理论,是无稽之谈,但至少说明这些美人也绝不是毫无瑕疵、完美得天衣无缝。

四大美女除了自身的确具有相当的硬件优势,更主要的原因是她们都跟政治密切相关,是政治的光环与强势为她们涂上精致的妆容,着上比别的女子更浓更艳更强的光鲜色彩,否则,她们也会经不住时尚的考验而失却绚丽陨落时光。

“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政治,就是最好的化妆品,是政治胭脂特别美化了这些特殊的女人。因为她们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在历史狂飙的风口浪尖。

摘自《中学生百科》

人民币强攻上海

1949年5月,上海成立新政府时并没有钱,是陈毅华东局财经委员会先借了一笔钱将工作运转起来。

新政府执政第二天,就宣布即日起使用人民币。谁料还未满十日,恶性通货膨胀就出现了。人民币的价格在市场上一路狂跌,从一元兑一百元人民币,跌到一元兑一千八百元人民币,到6月8日,银元价格已经涨到两千元以上。

当时的市民一拿到人民币,就赶紧去买米、煤、布等紧俏商品,或者换成银元,甚至人民币早上从人民银行发出,当天晚上就几乎全部

回到人民银行。人民币在上海站不住脚,就意味着共产党站不住脚。为了挺人民币,人民银行在6月6日曾抛出银元十万枚,不料竟如泥牛入海,一点响动没有就被吸干了,银元价格仍然不动。

6月7日晚,中共华东局举行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采取政治手段——强力查封银元交易的中心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陈毅在会上说:“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6月10日上午八时,华东警卫旅派出一个营

的兵力乘十辆大卡车直扑位于上海汉口路的证券大楼,迅速将其武装包围,另有一万多名工人学生在外围封锁,此时由公安局局长李士英率领的二百余名已经穿便装进入大楼的公安人员同时亮出身份,喝令所有人员不许动,大楼内的投机商们顿时呆若木鸡。

那一天,当场逮了二百三十八人,抄没黄金三千多两,银元三万多枚,人民币一千多万,第二天,《华东区金管理暂行办法》公布。此役,用薄一波的话来总结,“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他还说:“从经济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这种观点,首先要学会从政治上看问题。如果只是埋头于具体的经济事务……就可能变得头脑不清醒,甚至迷失方向。”

摘自《先锋国家历史》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mail:zzwbwh1616@sina.com

百合献谁

刘心武

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用望远镜细观台上,不是紧盯着王子和白天鹅,而是逐个地扫描那些配舞的天鹅们,除了“三大天鹅”、“四小天鹅”外,还有若干毫不能令观众特别瞩目的“众天鹅”,而在她们当中,当舞姿“凝固”时,也还有排在前列与隐在后面的区别,于是从望远镜中注意到,在最后面,一位天鹅双腿优雅地分立,头颈微偏,双手兰花般交错于翘起的裙裾上,身影与其他天鹅同样地美丽,在耐心地作为背景中的“绿叶”,以衬托主角王子与白天鹅在追光中的“红花”怒放。随着舞曲的流动,众天鹅也开始缓缓变换姿势,于是我从望远镜中,清晰地看到排列在最后的

天鹅的细部,她的眉目,精心化妆后依然掩饰不了徐娘趋蹇,转动时,显露出锐瘦的锁骨,以及背后同样“锋利”的肩胛;可是,她虽隐于最

后,却也满脸凄恻,浑身是戏。乐曲陡变,众天鹅如风中白莲般离合旋舞,转瞬我已不能再找到那位资深的舞娘……

我的思绪,飘出了《天鹅湖》,飘出了王子与白天鹅悲欢离合的故事。我在猜想,那位资深的舞娘,她有着怎样的个人命运?当年她献身芭蕾舞,“残酷的艺术”,不惜脚趾流血、苦练虚脱,一定怀着充当舞台追光下的白天鹅的美梦,她曾圆过这个梦吗?也许,若干年前,她确曾是众星所捧的那个月,可是,时光无情,后生可畏,她渐渐地,先是让出白天鹅这个主角,再让出“三大天鹅”之一的地位,在演出的说明书上,从“挂头片”,到名字列于后面,到隐入于“本院演员”的模糊概念中……也许,更残酷的是,她竟从未跳过主角,终其一生,也只是充当“绿叶”,并且总在

房前种菜屋后栽花

雷小禅

我的一个女友从美国回来了,出国前她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在哈佛读完博士之后我们都以为她会留在美国硅谷这样的地方,要不就是在华尔街做高级金领,这是她出国之前的梦想。

但她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她回国,是想当个大公司的CEO。可她居然跑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买一个临湖的房子,房子是木头搭建的,房前种了很多菜,屋后栽了很多花,居然过起了闲云野鹤的生活。

很多人对她的举动大跌眼镜,她才30岁,还有那么好的年华,况且,真的是前程似锦,可她居然放弃了,许多人大为不解。

我问她每天做什么?她说,上上网,看看书,把设计好的东西发到人家的邮箱换银子,穿布衣,吃自己种的菜,保证没有化肥农药,亲手修剪那些花花草草,下午睡醒后写写喜欢的小说。这是我喜欢的活,我觉得很惬意很芬芳。那多浪费啊。我说,你读到了博士,还从哈佛回来,这样慢慢老去,多可惜。

不,她说,只要你喜欢一种生活

方式,那么,怎么样选择自己要的生活都不可惜,难道说我去做CEO就不可惜?我每天穿行在钢筋水泥里,每天和机器人一样忙碌就是充实?我曾经那样生活过,不久,我的胃肠功能紊乱,我得了慢性胃炎,有颈椎痛,为保持身材,我吃得少,头发掉得多,我用含铅很多的化妆品,呼吸不干净的空间。

可小时候我的梦想是有一个木头房子,然后房前种菜屋后种花,我能坐在那个小屋子里写小说,这样的梦想是我最想过的日子。以前,我总想等到自己六十岁再过去,可是,我怕活不到六十岁我就累死了,我还怕自己到了六十岁就没有这种心境了,我还怕,自己变得再也没有梦想,让钱和势利的眼光支配了一切,那是最可怕的。既然我现在能过一种这样的生活,为什么我还要等到六十岁?三十岁为什么不可以?

这是一件多么美丽的事情啊,房前种菜屋后栽花的生活是那种历经了红尘风雨之后的选择,它那么美丽那么禅意芬芳。我不再替她可惜,不再因为她是哈佛的女博士回来种菜栽花感到不可思议,什么时候选择什

“亮相”时,隐于最后一列,把兰花手交错于翘起的裙裾上……

每当那个时刻,她都能化入剧情之中,而不“走神”于自身命运的吟唱么?给舞台演出所献的花篮,虽然也含有她的一份,但那整把的鲜花,是只献给主角的。我心中有个冲动,演出结束后,单给她,这资深的舞娘,献上一大束丰满的百合花。我把望远镜递给旁座的朋友,请他注意那位宛转于舞台暗区的资深舞娘,他先是莫名惊诧:“看她作甚?”及至看清了,哑舌道:“天哪,这老天鹅,还舍不得退出舞台,跳个什么劲儿嘛!”

我接过他递回的望远镜,觉得透心地凉,不是朋友错了,不能怪他刻薄,甚至于,他那真实的直觉与非功利的直率,恰恰道破了人生、人性、人际的某些的底蕴。可是我想哭,不为那资深舞娘,也为了天下许许多多诸如如此类的人生,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出了剧场,花店还在营业,我买下一大束昂贵的百合花,紧紧地拥在自己胸前……

摘自《初中生》

么样的生活,那是一种境界。就像前几天我们的同学聚会。

大家抱怨着生活的无奈,有钱人说太累,做生意要打点这个那个,要推着笑脸,有了钱还胆战心惊,没钱的也说自己累,怕下岗怕裁员,中间的小公务员也在抱怨,抱怨工资太低,没有机会出国逛逛,只能过一般的生活。大家都有种种的不如意,没有人注意到春天来了,直到有一个人带来的孩子说:“爸爸你看,这朵小黄花开得多好看,春天来了啊。”

这句“春天来了”让烦躁的人群停了下来,大家这才意识到,我们活得多累啊,为了名为了利为了钱了权,居然忽略了整个春天。而我的哈佛女友却明白,春天就在什么时候都不晚,不一定有闲情逸致要房前种菜屋后栽花,只要快乐,其实做什么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春天的黄昏,我买了几枝梅花,插在自行车上,一路唱着不知名的小调骑车回家。上楼的时候我看到有捧着炒栗子的人的邻居,我赠了他一枝梅花,他给我一包糖炒栗子,大家笑笑,各自回家去。这样的生活,真过得有滋有味,那是因为我心里,也种了一枝花,那枝花,叫做禅意。

摘自《汕头特区报》

下棋

梁实秋

有一种人我最不喜欢和他下棋,那便是太有涵养的人。杀死他一大块,或是抽了他一个车,他神色自若,不动火,不生气,好像是无关痛痒,使你觉得索然寡味。君子无所争,下棋却是要争的。当你给对方一个严重威胁的时候,对方的头上青筋暴露,黄豆般的汗珠一颗颗地在额上陈列出来,或哭丧着脸惨笑,或咕嘟着嘴做吃屎状,或抓耳挠腮,或大叫一声,或长吁短叹,或自怨自艾口中念念有词,或一串串地嗒嗒打个不休,或红脸如关公。种种现象,不一而足,这时节你“行有余力”便可以点起一支烟,或啜一碗茶,静静地欣赏对方的苦闷样子。我想静人追逐一只野兔的时候,其愉快大概略相仿佛。

自古博弈并称,全是属于赌的一类,而且只是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略胜一筹而已。不过弈虽小术,亦可以观人,相传有个慢性子,见对方

走当头炮,便左思右想,不知是跳左边的马好,还是跳右边的马好,想了半个钟头而迟迟不决,急得对方只好拱手认输。也有性急的人,下棋如赛跑,噼啪啪啪,草草了事,这仍旧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一贯作风。下棋不能无争,争的范围有大有小,有斤斤计较而因小失大者,有不拘小节而眼观全局者,有短兵相接作生死斗者,有各自为战而旗鼓相当者,有赶尽杀绝一步不让者,有好勇斗狠同归于尽者,有一面下棋一面消骂者,但最不幸的是争的范围超出了棋盘,而拳足交加。

笠翁《闲情偶寄》说弈棋不如观棋,因观者得失无心。观棋是有趣的事,如看斗牛、斗鸡、斗蟋蟀一般。但是观棋也有难过处,观棋不语是一种痛苦。喉间硬是痒得出奇,思一吐为快。看见一个人要入陷阱而不做声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如果说得中肯,其中一个人要厌烦

泪水是最好的颜料

沈湘

对资源无限制的开采,我们的地球早已面目全非。”

毫无疑问,本·沙恩在画展中一鸣惊人,人们记住了象征毁灭与屠杀的画面,更记住了这个貌不惊人的画家。他的作品不但被高价收藏,政府也在舆论的推动下开始大力宣传环保,并斥巨资进行环境改造。新一代绘画艺术爱好者,争先恐后的模仿他的画作,以模仿得最像而自豪。可是人们慢慢发现,本·沙恩的画越看越令人感动,谁都画不出来。

直到有一天,法新社一位年轻记者跟踪本·沙恩,亲眼见证了他的创作过程,这才将他的绘画谜团公布于世。

1954年的夏天,本·沙恩来到日本长崎。时隔9年,长崎的生灵依然遭受着高剂量的贝塔和伽玛射线的荼毒。本·沙恩在和公园附近的旅店住下,每天他都在公园里转悠,望着高耸而立的和平纪念馆,他总

是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有一天,本·沙恩在林荫小道上发现了一只艰难地爬着。本·沙恩马上小心翼翼地将那只青蛙捧在手里,他静静地注视着它,眼里满是柔情,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看着,本·沙恩的眼里滑落两颗晶莹的泪珠,继而便是失声痛哭!年轻的记者躲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他连忙用镜头记录下这近似疯狂的一刻。

很久以后,本·沙恩停止了哭泣,他将青蛙放回地上,支起画架开始作画。不一会儿,一只同样失去一条腿的青蛙在画纸上栩栩如生,令人望一眼便心痛不已!

原来眼泪是画家最好的颜料,因为眼泪代表着良知。只有一个有良知的画家,才能画出最有震撼力的画作。揭开了本·沙恩的绘画之谜,也让我们懂得了眼泪的意义。生活中,我们也需要用眼泪浸润自己的良知和意识,有时候哭泣并不代表怯弱,那是一种灵动的发泄方式。

如果你也有一种叫眼泪的颜料,用它将生活描绘得多姿多彩吧。

摘自《青年文摘》